

記者逆料今日邑中各報。多數必受此等地痞之惑。而有與事實全相背謬之紀載。記者不敏。謹步先生後塵。不敢與汝汝者合汚。願爲忠告。冀先生之早日覺悟。毋爲盛名累也。

先生看了這段文字。不禁直跳起來道。真的麼。這樣說來。我竟上了人家當了。桑心病那厮竟賣友麼。想到這裏。再也按捺不住。披上馬褂。拉脚就走。要去找着桑心病問個究竟。出得門來。還沒幾步。恰好桑心病挾着一束報紙。興忽忽迎面而來。一見先生。涎着笑臉道。先生好早呀。我正是專誠來拜訪。不在此遇着。却要跑個空了。先生祇是氣鼓着嘴不做聲。停了一回。冷冷的道。也正有話同你講。且到我家再說。桑心病何等機警。一看風色。知道不佳。此公一定看見了那份斷命良心報上的批評。纔有這樣變卦。於是眉頭一縐。計上心來。在先生開口以前。早就豫備好一番言語。

先生很憤怒的。把那張良心報向抬上一擲。厲聲道。你先把這篇評論看了再說。桑心病暗暗好笑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但是依舊不動聲色。從頭至尾的看了一遍。拍着桌子大跳道。豈有此理。良心報竟敢造着這許多毫無根據的謠言來毀謗我。我當立刻提

(未完)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五日 壬戌年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五

小說日報

名
明
國

徐枕亞 編輯主任 許廬父 嚴芙孫

第三十三號

◀分三洋大售張三日今▶

本 社 設 立 上 海 交 通 路 中 一 百 三 十 號 華 南 書 局 內

電話中央六五七九號

印者明刷 上海派路 克中十號

小說消寒俱樂部特別啓事

本部第一期自今日出版選取各卷準下期披露名次即將贈品寄奉以後本部徵文所用印花稅旬刊之末不在本報範圍之內請諸君注意再第二期題爲「讀書樂」尙少佳卷請海內同文從速賜教是幸

本俱樂部啓

本報廣告刊例

封
面
長
行
三
行
起
碼
每
日
每
行
大
洋
六
角
中
縫
同
普
通
長
行
每
行
四
角
後
幅
短
行
每
字
四
釐
長
期
面
議

定報特別贈品

定閱本報一月大洋九角三月大洋二元六角半年大洋五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一張
虛張利可極大書券全年有限制此券無經售處得以免票代價實足通用寄費並不另加
七折惟本報既悔是幸外埠匯兌不通之處得以郵票代價實足通用寄費並不另加
速定勿貽後悔是幸外埠匯兌不通之處得以郵票代價實足通用寄費並不另加

定閱本報諸君鑒

本報對於外埠定閱諸君逐日郵寄並無一份遺漏茲接諸君來函多有未會收到之報以致殘缺不全此係郵局遞寄時遺失實非本社漏寄此後倘有未收到之報請來片示明號為本社倘有存報當即補寄一份俾成完璧特此通告即希公鑒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登載各稿均有版權不准翻印及轉載

小說讀者俱樂部啓事

本部第一期愛情號徵文小說欄由本報主任許慶父值課題爲戀愛真諦諸林欄諸徐卓泉值課題爲情海游記文藝欄諸徐天嘯值課題爲情之界說時日已近還望諸讀者速行賜稿是幸

讀者之期



小說話

譯書難 (續)

俞天憤

我那時看了一遍。便對天心說。東西是不錯。不過太長些。天心說。這也沒法。這就叫做直譯呢。我說。那也不見得。要真是直譯。那句「飢腸作雷鳴。」你應該譯做「打鐵荒的肚腸。做起天上的陣頭。乒乓的響雷」了。天心說。照此譯法。那更要長了。我如今要把我的大著。交給老賴了。我說很好。隔了三天。老賴也交卷了。老賴是個政界要人的書記。平素四六文章。做得很好。比不得天心。是個國語教員。見識學問。是有限的。那老賴的譯文是。

「憶昔道出白門。時值深秋。氣象蕭索。枯稿之柳。垂風搖曳。人烟寂寥。不堪回首。經水西門。見一沒舊貨之老嫗。自朝至暮。絕無交易。蓋已飢寒交迫矣。余見其舊物。皆破壞不堪。鐵環鏽蝕。銅柄爛斷。缺耳破蓋。斷頸花插。他若敗冠舊履。乞人之所不欲者。莫不難陳。頑老嫗狀態龍鍾。瑟縮可憐。時值冬初。嫗猶單袖。城洞寒風逼人。余恨此風。不行於夏。乃施諸冬。特寒凌人。可堪浩嘆。惟時風力殊大。嫗衣裂裂。

本報代派章程

本報乘時崛起。爲出版界放一異彩。材料豐富。趣味濃厚。與他種日報性質完全不同。出版以後。發行可卜各埠派報社。及諸同志如欲代爲推銷。介紹。無任歡迎。一、承辦辦法。本報每日出三張。定價大洋三分。星期日增刊。附贈零售。無折扣。承辦十份以上。六折。五十份以上。五折。一百份以上。四折。五百份以上。三折。一千份以上。二折。以上各數。均係按月計算。如欲長期承辦。另議。二、介紹辦法。此項辦法。專爲各埠同志愛閱本報者。而設。凡介紹親友定閱。本報至十份以上。送報一份。二十份以上。送報二份。餘類推。贈送期限。以定報日期爲準。小號日報社發行部啓

鄉村生活中的女先鋒

禪劍



物價一天一天提漲起來。做男子的責任也一天重似一天。即據中等社會而論。每人每年至多不過得幾百元的進項。除去自己的零用。親朋的酬酢。一家的衣食。子女的教育。勤勤懇懇的。只夠虛度歲月。若是偶然碰着婚喪大事。就不免要負債。神聖的勞動家。可更不庸說了。因此關心社會的學者。對於女子經濟獨立一層。大家不遺餘力的提倡。若說現在受過教育的女學生。是否配得上經濟獨立的資格。恐怕未必像鄉村中不識字的婦女的堅忍。耐勞罷了。所以我想到一個人。給研究經濟獨立的女士們做做模範。這人是誰。就是我們鄉村生活中的女先鋒孫太太。孫太太已經在幾年前去世了。我們村中的人。仍舊時時刻刻的紀念着。他們常道。「孫太太真是我們的救星啊。我們失了孫太太。好像失了寶貝一般」。奇了。奇了。孫太太畢竟是一個村婦。有多大的本領。值得許多人紀念不忘呢。做小說的道。孫太太的本領。就是堅忍。耐勞。當孫太太年輕的時候。就做了寡婦。家境困苦得很。族中多是寒素的。誰也不能幫助他。他沒有兒子的。過繼一個近房中的姪兒。還有一位老姑。都靠孫太太立志堅定。早起晚眠。十指做來的錢來養活他們。這樣省吃儉用的過了幾年。居然有些積蓄了。把老姑和繼子的婚喪大事。都了理完畢。在這個時候。正碰着本廠機方才發動的當兒。孫太太因爲繼子大爭氣。他想求人不如求己。託一個親戚。向機廠訂了一個合同。原來這時候機廠。還沒有用電機。都用手搖的機器。孩子

盡爲吹開。絕似歡迎此風。故便受困者。余時久立擁旁。非意有所屬。特視此可憐之老嫗。心感夫造化憐弄人。嫗亦被弄之一也。嫗見余木立。疑余欲購物。遂顛聲曰。先生。將何所購耶。既又視余似文人。則復曰。此扇爲名人所繪。又曰。此筆筒爲嘉定刻竹。然一入余囊。值降泰半矣。余視扇面之畫。極粗鄙。竹刻已龜裂。意不欲買然得之。嫗察知余懷。顏色頓變。涕泗橫流。顛聲又曰。先生。能略購數畫。而賜我數百青蚨耶。嫗可免兩日饑寒矣。乞垂教焉。」

隨後我把這篇文言。去交給社會教育家。君磐先生。君磐看了。哈哈大笑道。難道你要來考試我文字麼。你且等着。我馬上給你寫出來。他便捏着筆寫道。

「記着有一回兒。在深秋時候。經過南京。冷清清地。只見幾根楊柳條兒。在風中搖擺。路上很淒涼的。後來走到水西門。見一位老婆婆。擺着個舊貨攤兒。整天兒沒有做到一個錢生意。肚子餓得難過哩。攤上呢。無非是破壞的鐵環。銅柄。沒把兒的杯子。斷頭的花瓶。破帽破靴。叫花子都不愛的傢伙。滿擺着。看這老婆婆。形狀十分可憐。冬令將到。身上祇穿件單衣。偏偏那天沒有。冬天來的冷風。從城門口兒。一陣陣括出來。逼着這老婆婆。而且風力很大。把他的破衣都吹開了。好似誠心要讓他受這苦楚的。我站在那兒好半天。並不是要買什麼東西。因爲看他這樣可憐。就生出了一種感想。造化是專好弄人的。這婆婆現在正讓他在那兒玩弄呢。他見我呆呆的站了半天。當着要買東西。就抖着說道。要麼。因他見我像個文人。就道。這扇子有名的人。畫的。這筆筒是嘉定刻竹。到了這裏。價錢就減去一半哩。我看扇子畫的很惡。筆筒是通身開裂。心裏不想購買這等東西。那婆婆看出了我的意思。臉色頓然一改。眼淚也急出來哩。就說。先生。倘能化你幾百大錢買我幾件東西。我就可以少挨兩天餓。請你幫些忙罷。」未完

做成了之後。還要經過一番人工的修理。方才成功完整的樣子。孫太太就把這工作包下來。發給本村的婦女去做。自己在工資中賺一九五折淨佣。這真是一舉兩得的事。那本村婦女。日常做的。都是鄉村生活。早有些嫌煩了。如今開得又賺錢。又靈捷的新鮮玩意兒。那一個不願學。生意倒也興盛。後來本縣中無論遠近地方。辦織機廠的。都要請教孫太太幫他的忙。小小一個村鎮當中。着實興一番市面。隔了幾年。電氣織機機發明了。修機頭的工作。一傳十。十傳百也普遍了。利息自然逐漸微薄起來。孫太太不願將這無進步的生活。再幹下去。就集合了親戚鄰舍。辦了一所小小的織巾廠。蓄意想慢慢的推廣。替村中婦女。開闢一條新鮮生活的路徑。爲這個緣故。積勞成病。一連半月。就辭了煩惱的世界。到西方極樂園去了。

選舉毒

(續)

亮軒

接着就是一行專電。謂先生已赴日接印任事。下面還註明北京來電。大家都弄不明白。爲什麼本地的事情。却勞北京人打來電報。因此有許多好事的。專誠到電報局裏去調查任你翻爛號簿。總尋不到這樣一個電稿。有的說。這家報館裏的駐京訪員。大概因爲這段新聞關係重大。打的海底或是無線電報。個個推測。大家都認爲情理之中。然而獨有一份叫做良心報的。關於此事。也有一段短評。論調和各報不同。所以著者特地把他照錄下來。

忠告獨孤先生

獨孤先生少以文章名鄉里。以名士稱。年來任職參議員。尤以硬直著。近因選舉議長問題。目視同事諸人之公然賄賂。罔識

雙雲記

(三十)

松陵趙眠雲著 海虞雙熱評

夫人尚在周第。即復曰。自然爲父作主。不必向我說也。壽門不過通一音訊。此事自不肯中止矣。祝師既借情雲去拜寄父母。汪公與陳夫人十分憐愛情雲。即留情雲住十餘日。數與之談一切事。繼及學問。汪公與陳夫人曰。情雲學有根抵。非尋常兒女子也。自後歸不及三日。陳夫人即命肩輿來候。張夫人亦素聞陳夫人名。不敢再委屈情雲。恐爲陳夫人所知。有關顏面也。(要顏面還算好)自是情雲稍有生氣矣。

評

雙熱曰。此回有接雲見日之妙。壽門忽然明白覺悟。一面撫躬引咎。吐肺腑以慰情雲。一面同心轉意。馳書以存問雲士。此接雲見日文字也。祝師來做救星。情雲寄名汪氏。此又接雲見日文字也。吾閱雙雲記至此。初爲情雲吊者。今乃爲情雲賀。魔星退。喜星將現矣。作者好大筆力。作此翻騰。此是全書中最有氣力之文字。閱之令人破涕爲笑。

第十九回 西征

壽門所遣往山西之人已歸。得復書略謂侯服閣後。或來京一游也。所蒙饋贈。甚感厚惠云云。而使者則述金夫人及公子頗露寒儉之狀。夫人則問姑娘近況。答以頗好。一切波折。則皆秘不令知也。壽門聞金氏處境窘迫。而竟無一書至京。愈益重之。默歎金公教訓之得其正也。幸此事經情雲覓死剪髮。自爲抵制。未曾弄出大不妙來。不然。真無以見金公於地下也。(反覆寫來。總覺得壽門良心未死。而金公當日與之爲友。亦不好算十分不識人也)春闈榜發。祝師子長竟中進士。殿試點庶吉士。衛公子落第。先回甘肅。而汪公巡撫山西之命尚未下也。子長將出京。照例新翰林可請假一年。回籍掃墓。事畢。然後進京供職。子長商之壽門。謂我歸順道晉中。先去安慰金公夫人及其公子。俟我假滿。由蜀入都。再道山西。帶之來京。壽門以爲甚合意。屆時可在京完姻也。子長又曰。汪老師早有外放山西消息。本擬帶女公子至晉。即在撫轅嫁之。此事更好。但不知何故。至今未見命下。今與公約。如汪公果放山西者。則爲迅速。可照原議。亦不負我師母陳夫人一片熱心也。既訂約而別。過幾日。京中料理畢。祝子長即出都。道經山西。過金公子草堂。出見。具道來意。截髮一事。亦隱而不言。夫人暨公子皆感謝。時公子已滿服。將應小試。因家貧不復從師。自己用功而已。母亦時時督之。祝師索其文觀之。喜曰。蓬蓬勃勃。自是成功氣象。惟小試似不利。以落墨太大。議論太高也。然科場中必然順利。有厚望焉。諄勉而別。其後院試。果仍名落孫山之外。公子不免懷愁。母勸慰之曰。功名遲早有定。但讀書養氣可也。雲士自以母言爲然。仍潛心讀書。所居背其山面溪。竹樹蕭疏。乃在一市集之冷僻處。頗類田野之居。後屋有餘地半畝。藝蔬栽花。頗堪自適。授徒之暇。更有芸窗清課在焉。以視在京塵中。及長沙旅寄時。雅俗不侔矣。不知者疑爲困苦之境。當局則怡然坦然。能自忘其曾爲宦家眷屬者。蓋俯然自適。不求諸非分。形神不勞。自得天然之樂。處事無足以擾其胸者。所以山林隱遯之士。往往有三徵五聘而不肯出山者。或偶一出仕。旋即棄組綬而歸園田者。

(未完)

塵父夢

吾友東越許塵父性奇癖好古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潛左孟莊騷之學得其神髓今倦遊還寓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佩其文之工也強之爲文定例如左 壽文 祭文 各一百五十元 傳記 一百元 序文 四十元 駢語 二十元 小品 每篇五元 聯語 每副三元 王戊孟冬之月廣山徐枕亞代訂

客人。可也不能儘應酬你一個人。把別的新舊客人。概丟到冰窖裏去。方才少大人又說。什麼在我這裏化錢多。時候長。這話果然不差。但是我還有一句不知道進退。不識起倒的話。少大人雖說照應我多了。却究竟並不是我們堂子裏的帳房。也不是我寶實家的親人。怎麼就知道我寶實家中。竟沒有第二戶客人。和少大人一樣的化錢。一樣的長久呢。又安知沒有比少大人做得更久。化得更多的呢。假使今兒湊巧的。就有這樣的客人。一齊來叫我的局。少大人替我想。還是專一窩住了少大人。不理別人的好呢。還該循規蹈矩。逐個招呼的爲是呢。再譬如別的客人。也和少大人一樣性情脾氣。叫了局。硬要代和。和既不和。還要坐着等他。如果一天不碰。就得等上一天。一月不碰。就得等上一月。那麼。我寶實那可沒有這樣的分身之術。能假使人個個都滿意啊。……寶實這一番說話。可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六十五 東越許塵父著

算得刁刻薄。都到了極處了。說到這句。衆人都禁不住抿嘴一笑。有的還不住的點頭稱賞。說他議論爽快透關。却總沒一個袒護春帆的。倒是我做主人的。有點替他下不去了。正待拿話勸解。但見寶實嗤的笑了一聲。却又趕着接說道。我也知道少大人的威風體面。着實比平常有點不同。少大人的顏色。自然一定是很利害的。我此刻回去。務必張着眼兒。伸着頸兒。耐耐兒的等你的顏色瞧呢。也總不見得因爲怕了少大人的顏色。就此一跑完事。少大人今天且容我轉去。有什麼利害的顏色。不拘幾時。請變出來。我們玩一下子罷。寶實說到這裏。急急要走。春帆却氣得渾身發抖。兩隻昏弱無神的煙眼。很命的綻將出來。重又趕上一步。將他牢牢扯住。順手兒一記耳光。劈將過去。可想春帆這等色鬼淫虫。那有什麼力氣。怎抗得過這般身材天矯。體態玲瓏的英雄。春帆的右手。才舉得一半。

距寶實的粉面。還有一半路兒。寶實早把身子向左偏了一偏。春帆用力過猛。便自立脚不定。幾乎栽下地去。惹得旁邊瞧熱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寶實也禁不住輾然一笑。忙又輕舒猿臂。從從容容的。將春帆扶住了。微微一笑道。有驚少大人了。原來寶實向來會唱戲。能客串的。當下許多人都夾着大笑。說。寶實的看家本領。都拿出來了。這有驚少大人一句話。不是從戲本子裏套出來的麼。春帆此時。又羞又憤。又氣又急。正在沒做理會處。我却看得他們鬧得大不像個樣兒了。只得橫身進內。將他們硬硬分開來。忙說。你們倆本是要好的人。怎生爲了一句戲言。就開口罵。動手打的。胡鬧起來。也不怕給人家笑死麼。春帆本是不中用的東西。見打不過寶實。生怕吃了他的眼前虧。巴不得有人替他解勸才好。經我一拉。就勢裏向前避了幾步。却還喘吁吁地。指定寶實。賤人淫婦。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六十六 東越許塵父著

一味混罵。我叫寶實別去理他。快快去了就完了。寶實也樂得借此收場。大踏步出門去。口中也有許多不干不淨的話。一路罵將出去。一場戰事。暫算作了一個結束。一時衆人紛紛議論起來。有的說。寶實手段利害。口風可畏的。有的說春帆太不濟事。爲什麼不送他到巡捕房去。就是這般輕易放他走了。七張八嘴。無非都是挖苦春帆的話。春帆忽然大怒起來。立時要奔去中街。找寶實的娘講話。衆人見了。並不攔。我知他無非是一種客氣作用。並不是真實胆量。只得又替他收場。將他拉了轉來。笑着。推他坐下道。罷了。這又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兒。不過和妓女們鬥氣罷了。也值得這般大呼小叫的。真給人腸子都笑斷了呢。春帆只是怔怔的坐着。一言不發。此時恰好又來了兩個客人。我便替他們組織了一樓麻雀。春帆却不說要碰和了。也不說話。也不動彈。我見他那情形。好不爲難。

▲ 饗螳螂

圍爐閑談

某雜誌初辦時。老友軼池。時以書來索稿。時余勿喜爲小品文字。頗以爲苦。時或勿應。軼池厲書曰。作文如婦人臨盆。未娩。雖覺肚痛。迨既分娩。男固可喜。女亦聊勝於無。余戲作書報之曰。婦人臨盆。腹中有物也。若吾腹中空空。作文不更較臨盆苦乎。後閱笑林廣記。亦載有是說。可知古今文章。偶同者甚多。吾之閒談。不知有落前人窠臼否。

叢談

旅粵瑣談

林適權原稿
張乙應潤辭

粵俗春王正月。飾兒童爲綵女。每隊十二人。手持花籃。籃中燃寶燈。籠絳紗。以綰爲大圓。絳之踏歌。歌十二月采茶。有曰。二月采茶茶發芽。姊妹雙雙去采茶。大姊采多月采茶少。不論多少早還家。有曰。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繡手巾。兩頭繡出茶花朵。中央繡出采茶人。有曰。四月采茶茶葉黃。三角田中使人忙。使得牛來茶已老。采得茶來秧又黃。清婉妍麗。頗得天籟之趣。節錄三章。以見一斑。

粵人好巫祭曰。行儺禮。尋常有病。則以後食置竹箕。當門巷而祭。曰設鬼。亦曰拋撒。或用紙人紙船燭之。紙人以代病者。曰代人。其迷信可嘆。

粵中婢媵。多著紅皮木屐。土夫亦間有著者。沐浴或乘涼時。赤足所著之屐。曰散屐。以潮州所製拖皮爲佳。或以抱木爲之。香而柔韌。曰抱香屐。潮人剝之爲屨。輕薄而軟。

●幽夢續影補

因著
楊塵

神州新淚痕

塵因先生擅長白話長篇小說所著
新華春夢記久已膾炙人口此書係
社會小說尤爲先生精心結撰之作
與新華春夢記異曲同工全書四十
回分上下兩冊定價一元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元 四尺 二元 三尺 一元 二尺 一元 一尺 一元 市招幅
算每字以上每加一尺二元每字市招幅
三尺以上每加一尺二元每字市招幅
元 四尺 二元 三尺 一元 二尺 一元 一尺 一元 市招幅
算每字以上每加一尺二元每字市招幅
三尺以上每加一尺二元每字市招幅

本書之靈魂
史淚鴻雪
 此書筆墨高超，意旨純正，有亦來自情，情小說中第一。有亦為枕亞，玉梨魂及一囑心著作，凡閱過玉梨魂者，均喜閱哀艷詩詞，尺牘者，均不可不讀。全書二十萬言，用五號字精印，厚冊得二百二十餘頁，而自厚冊得止後，購買者，仍絡繹於途。是書價值，概可想見。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新南華書局

枕亞新著慘情小說
雙鬢記

是書原名棒打鴛鴦錄
爲枕亞長篇說部中第
三傑作經先生契友俞
天憤君逐章加評尤助
閱者興趣著者苦心孤
詣痴情欲託紅樓評者
探幽抉微文筆絕類聖
歎嗜痴諸君盍興乎來

定價六角

洋裝一册

◀ 傑 初 最 亞 枕 ▶

魂 梨 玉

書經十餘版數達五六萬以上近年來新小說流行之廣無有過此書者口碑載道奚待贅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電話
中央
六七八四
心心
照相館
上海
南京
望平街

胡樹大律師

▲執行職務區域上海地方廳會審
公廨吳縣地方廳蘇州高等廳高
等分廳北京大理院平政院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行政訴
訟非訟事件

▲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

龍峯老翁 徐山庚 定鑒生先亞枕

歷朝

文諸家名十六

此書選輯古今名人
寓言文字自晉迄清
共得六十餘家搜羅
宏富多世所未經見
而風作語奇趣無美
不備成意諸美
遊藝較之近人所著
巫戲之文章真大
無愧焉 名曰大觀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發行所 清華書局

談探偵國中

坊間流行之偵探案，自以中國案爲最。然其所以能吸引讀者之目光，而使之欲罷不能者，實由於其情節之曲折，人物之生動，以及其對於社會之諷刺。此種偵探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實佔有極重要之地位。其起源雖可追溯至古代之公案小說，但其真正之發軔，則在清末民初之時。當時社會之變遷，人心之動盪，爲偵探小說之興起，提供了極佳之土壤。其後，偵探小說日益發達，名家輩出，如偵探小說之鼻祖，其作品之精彩，更爲後人所不及。其後，偵探小說日益發達，名家輩出，如偵探小說之鼻祖，其作品之精彩，更爲後人所不及。

要配眼鏡請
到南京路精
益眼鏡公司



藝林

讀韓昌黎師說書後

鍾農

余問業於沈亞先生。三年於茲。而先生終不肯以師自居。豈先生效柳柳州以去其師之名。取其師之實邪。而余則傾心於昌黎。偶讀昌黎師說。略有所感。爰書於後。並錄呈吾師。以求正焉。

余初讀文公師說。意爲李子而作。退而思之。非獨爲李子作。實爲當世發也。後世所謂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者。是也。漢魏以來。道衰文敝。異端並起。先王聖賢之道。仁義禮信之說。久不聞於時。神仙術士之學。浮屠老子之書。縱橫數百年於茲矣。唐承其敝。故士大夫莫不恥於相師。獨文公起而振之。周旋其間。作說以詔後學。而首即以傳道受業解感三大端。誠切中時病之言也。奈羣起譏謗。即柳子亦言師說之不容於時。並加訕謔。而不知行合於古。必毀於俗。文公固獨立不懼者矣。彼欲去師之名。取師之實。多見其惑也。余意謂以道傳人者。何爲非師。既有人師之實。何必去其名。况師道之說。自古有之。聖人亦有師。時人何必反恥於相師哉。彼欲去師之名者。恐爲俗議毀。然人人恐毀。則誰當挽其俗之衰也。故文

野乘

傳善祥別傳 (十八)

丁嘯雲

秀全笑曰。兄之來正有一事請命於妹。宜憐問何事。秀全曰。楊秀清妃位尙虛。渠慕吾妹才貌。上表求婚。吾意欲拒之。然思天下未平。不可失英雄之心。故來與妹商議。可否以天下爲重。允渠所請。

宣嬌沈吟半响曰。兄此言莫非以妹爲餌否。吾聞秀清雖非英雄。然其爲人。外柔順而內陰鷲。妹乘性又高抗。兩不相下。必致變起。倘兄准妹帶去護衛。則唯命是聽。

秀全笑曰。以妹爲餌。兄則何敢。若慮秀清欺汝。有我作主。至欲帶護衛。少則不足應變。多則起彼之疑。不如以贈嫁爲名。如秦穆公所稱紀綱之僕。似爲得體。宣嬌曰。兄言亦是。但遺去之人。妹須親加選擇。秀全不得已。笑而允之。

桂花香裏。秀清擇期迎娶。宣嬌贈嫁。由天王府直至東王府。絡繹不斷。明珠火齊。裝成百寶之箱。貝闕瑤宮。占盡九重之福。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間帝子家。

筆劄

恨軒瑣聞 (續昨)

劍奇

族伯庭公語余曰。昔客粵海關署時。有記名游擊某。常過署訪同事吳君。游擊似姓劉。名則佚矣。與吳蓋舊識也。而貌極秀。而體極壯。談笑談論風生。而紅羊佚事。尤爲言之津津有餘味焉。蓋彼固劇中人物也。嘗與道當時戰況。並言一己之經歷甚詳。其自述曰。余湘人也。父本儒生。家亦少康。幼受父訓。值太平軍攻湘。某天將之先鋒施某。帶軍過余里。搜括財物。不遺餘力。時余父已病歿。僅一姊與余。及繼母居家。施某擁

兵十餘人。入余戶。略取銀物。方欲出。忽視吾面。顧吾問曰。汝年幾俊秀。將有爲。吾甚愛之。能從吾去否。余初見施。已不勝慄慄。至是益恐。不能發聲。但哭而已。施不待吾答。即呼從者曰。爲我擁押歸營。余哭而狼勢虎威之徒。羣起捉我。余與姊。哭爭不能。只得揮淚送余出。既抵營。施命余飯。飯極精。入夜叩余曰。汝甚英蔚。他日定有佳處。吾無子。汝若父矣。必獲出頭地也。願乎。余曰。爲公義子。固可行。惟令我別親長。出入陣地。凶戰危。豈小子能受。公亦不忍心矣。施笑曰。汝何必畏。丈夫以四海爲家。安用久戀家園。作阿娘裙下子。他日得意榮歸。再叙天倫之樂。未晚也。汝毋却。却亦不能逃。且受吾耳。余知不免。姑安之。越日拔隊行。余常隨施之左右。彼性頗仁慈。待吾極厚。從無疾言厲色。暇輒就余論武術。詳詳教授。余亦好之。故略得其技。蓋施某素以技擊著名。曾中武舉。勇名播遠近。部下健兒。半其徒也。無何。施受天將調。與他軍合攻清兵。施命余出助戰。余不辭。攜鎗握劍。勇氣勃勃。是役大勝。施喜。授余以兵目職。未幾入籍。往援寧。過某境。忽與施散失。余等數十人。力不足。鼠竄奔東。又迷路於深山。三天不得食。因是地居民。已走一空。後抵一村。見多人聚而烹殺者。小孩也。余初極恐。繼因饑甚。不復耐。放膽食之。且啖且詢。村人曰。若等豈舍此便無可餐之物耶。曰然。稍粟性畜久已盡。故謀及於人也。食畢。又行約日許。入某縣。人跡漸多。夜宿一舊第。廣大不恒見。爰拾級登樓。至一隅。見有木

豔集

豔語拾遺

東海三郎

賈雲華。錢塘人。名娉娉。賈平章女。母莫氏。先與魏家蕭氏有指腹之約。蕭生鵬既長。蕭道就賈。賈母命以兄妹禮見。生乃因侍婢致詞於娉。私譜舊盟。母弗知也。娉登第

諧海

融齋寓言

瘡崖子

鷓鴣往食牛角。占於鷓。鷓曰。凶。勿往。鷓不從。已乃乘牛人之斷。得食之。牛人痛而悔焉。易牛而毒其角。鷓又將往。復占於鷓。鷓曰。吉。往哉。鷓從之。已乃食之而死。有問於鷓者曰。子之占。吉凶相反。